生活故事

心桥(四)

■罗光辉 文

“病”这个字,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叫起来,都让人觉得不自在。你看我,每天输液两三瓶水,服药六七个名称,鼻子上还要常戴着吸氧器,1月19日,嗓子又突然发不出声……

嘀铃铃,一大早,有人来电话:“我现在在菜市场,发现了一条野生黑鱼,黑鱼营养丰富,是术后进补促进伤口愈合的美食,我回去慢慢用文火炖好后给您送去。”

是邵宁战友,我们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,在一起相濡以沫十几年,后来他去了北京,去了东帝汶。

那天,刚输好液,他来了,捧来了一瓦罐黑鱼汤,盖子打开,还冒着热气:“趁热喝吧!”一会功夫,我连鱼带汤全干光了,吧唧着嘴:“鲜,太鲜了!”

从重病室转移到普通病房的那几天,他变换着花样给我弄来了一些有利于伤口愈合、有利于元气恢复的美食。每次来,我们都会促膝长谈好长一段时间。我们在一起忆往昔,品生活,筹划退休后的日子。

每次望着他离开的背影,一幕幕往事就会在眼前浮现。

创新教学,我们一起探访苏南,品味苏北,和学员们一起,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让人激动让人落泪的欢歌。

政治教育,我们总想摸索一条适合院校,适合培养人才的新路子,尽力让每一堂课入耳、入脑、入心,我们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、无怨无悔地追求着,探索着。

理论学习,我们一起上延安,走古田,登井冈山,我们和其他同志一道,在一幅幅震撼的图片、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前凝神驻足,共同追忆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,缅怀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和丰功伟绩,深切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。

一场心脏搭桥,让我收获了丰润的生命基色和无涯的人生风景。

儿子、儿媳、侄女、孙女来了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那天,我看见落叶正在纷纷飘下。我在想:人生不也像这落叶吗?总有成长期、青春期、旺盛期和衰落期。不要哀叹得病,吃五谷杂粮,哪能没病?更不要哀叹衰老,那是世间万物的规律,无人能违背。

“爷爷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?”走廊里传来了低语,熟悉的声音,是小孙女。

“挺好,比想象的要好。”儿媳说。

“爸,今晚我来陪护您吧,让老妈休息休息。”儿子说。

“没想到姑父精神状态这么好。”小侄女站在身边。

“您身上怎么有管子呀?手术疼吗?我想看看您的伤口。”不到10周岁的小孙女站在床前,一会掀开裤腿看脚上的伤口,一会撩开我的病号服看胸前的刀痕。我告诉她那是胸腔引流管,是用来排放胸腔内淤血的,过几天就可以拔除。

“那您睡觉怎么动弹呀?”

“奶奶在,奶奶会帮忙。”

“要不今晚我来照顾您吧。”她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她爸妈。

“你太小了,如果爷爷要翻身,你也帮不了呀。”她眼睛眨了眨,没说话。

第二天,他们又来了,一见面,小孙女就送给我一条木制的小金鱼,向她奶奶要了一张稿纸,便躲到一边去了。

一会,她亮出了一幅画:一条鱼,在清澈的河水里自由自在游着。小孙女在美术班培训过,画旁边工整写着一行字:祝爷爷早日康复,如鱼得水!

小孙女给我画的时候,趴在我的身边,用手捂着嘴贴近我耳朵:“告诉您一个好消息,这学期期末考试我语文免考。”

第三天,他们离开了,儿子、儿媳、侄女要去上班,孙女还有寒假作业。

陪在身边的还是妻子。少年夫妻老来伴,儿孙自有儿孙事,有病痛,相依相扶还是老伴。

自从照影检查确定放支架解决不了问题,要做搭桥手术后,妻子就一直陪在我身边,她替我担心。她做过赤脚医生,知道心血管病的危害性和危险性。

我从ICU回到普通病房的那段日子,她从早到晚都守在床边,一步都不敢离开,输液时观察滴液,有大小便时协助排便,躺久了把我扶起来,坐一会又慢慢放下去。她本来是个急性子,可那段日子她不急不躁,耐心的程度我从没见过。以致她离开一会我就好像魂不守舍,没有安全感,子那天说要在身边陪护,我立即说:“还是让你老妈在这儿吧!”

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,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,亲人们的亲情滋润,我恢复得很快。

1月24日,拆线。

1月27日,我、妻子和东部战区总医院心胸科的恩人们合影留念。“生命之托,重于泰山”的背景墙前,站着一排为我的生命付出了心血的医护工作者,我和李德闽主任展示着锦旗:开胸搭桥医术高,热心照料服务好。

1月28日,吃过早饭,和医护人员谢别,收拾好东西,妻子和邵宁把我扶上车,妻子开车,向上海家中驶去。车子拐弯了,邵宁还站在寒风中。

正月初四的早晨,起床拉开窗帘,一场大雪,白茫茫一片,我眺望着窗外,心情一激动:“好美呀!”我发出了声,嗓子发出了声,我真的发出了声!

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,跑到妻子跟前:“我能发声了,我可以讲话了,我嗓子没坏,我以后还能唱歌。”

“我听见了,我听见了呀!”妻子说道。(完)

印象派 ■陈明松

岁月悠悠

高中记忆

■李德生 文

时光匆匆,一些经年往事,在流年中演绎成了光阴的故事。

我的母校是鲁北阳信五中,实际是翟王中学。当初学校比较简陋,最有代表性的是学校里那些挺拔高耸的杨树,和从西至东两排红砖瓦房。砖瓦房前排是教室,后排是教职工和学生宿舍,中间一排是校长和部分老师的办公室。

五中设立高中班是从1970年开始的,当年设一个班,招收了30多名学生,为高中一级。一级毕业后,71年二级招收了两个班108名学生。

那个年代,上高中是推荐制。也不知是谁推荐,有啥程序,只知道通知到谁,谁就可以去五中上高中了。得不到通知的就意味着上学读书的路就此止步。那年我们村有五个初中同学,有三人被推荐上了高中。当年我十七岁,有幸被推荐到五中就读,便由司屯中学的一名初中生而成为五中二级二班的一名高中生了。

北方的春,风有点料峭。

我们二级在学校西边前排。一班教室占用东边三间;二班三间;西边几间为男生宿舍。一班班主任姜仁来老师,兼教两个班的数学;二班班主任刘玉梓老师,兼教两个班的语文;物理杨令箭老师、化学赵洪洲老师、马三佳老师,政治张崇林老师、体育李文收老师,音乐董传民老师。

五中是坊间对翟王中学的称呼。这个名称也并非空穴来风,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渊源。

据学校总务刘英林老师回忆: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县里有四所高中即阳信一中、温店二中、商店三中、流坡坞四中。为扩大高中教育,县里准备扩充一处高中为五中。当时几个没有高中的公社都想抓这个机会,争办五中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公正公平,县教育局采取了抓阄的方式,确定五中所在地。首先有几个公社的代表先抓出两个预选,再由两个预选公社抓阄。当年翟王公社教育扫盲干部诸继奎,水落坡公社教育扫盲干部刘吉先两人,分别代表两个公社抓着了预选名额,而后两人再抓阄。翟王公社代表诸继奎抓着了胜选阄,水落坡落选,就这样,当场决定翟王中学为五中。

消息传出,阳信五中就在坊间传开。县里当时并未正式行文命名,坊间就这样叫了起来。连我们毕业照的题字都正式写着《阳信五中高二级毕业留念》。

那时,同学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孩子,衣着和穿戴基本是灰黑蓝粗布,虽有些土气,但大都还算整洁体面。

记得,当时教职工宿舍后面是一片开阔地,春夏地里种蔬菜,那一方方整齐的菜畦,一茬茬青菜萝卜白菜,接济着教职工们的生活。

菜地北边那排特别的红瓦房,便是学生和老师们的食堂,高耸的烟筒上炊烟袅袅。

当年生活比较艰苦。同学们都是从家里带吃的,用五花八门的网兜放在食堂加热。吃饭时,都是一兜兜自己带来的地瓜、地瓜干或地瓜面窝窝头。宿舍里,同学们各自拿出瓶瓶罐罐带来的咸菜,有同学有时还带点虾酱。虽然吃得清苦,但吃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。

当然,也有个别家庭好些的农家子弟和干部职工子女,着装和生活要好些。人数不多,大家时常会投去羡慕的眼神。

记得当时我们除学习课本知识,课堂外还有两大任务。一是学工,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。一方面是学校聘请翟王工厂的老师傅讲授柴油机的构造、性能等。另一方面进工厂学习锻炼。

记得我们在翟王工厂学习锻炼了两周。进厂后,同学们分成了好几个组,有机电组、木工组、白铁组、红炉组等。机电组是学习缠绕电机转子,组装电动机。白铁组是学习制作铁皮簸箕、水桶、烟筒等。我和同学姚允增等在木工组,跟着师傅们学习拉锯、凿木棋、推刨子等。凿木棋看起来简单,做起来却很有机巧。师傅们手把手指导,凿子怎么拿,如何剩劲,凿出的木棋才能又好又规整,一项一项教给大家,我们就按老师傅教的一锤一凿敲打。两周的学工生活,虽然还是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木工,但是真切了解了工人师傅们的辛劳。

二是学农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同学们大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,只要回家就会帮助家里干活劳动。清早趟着露水割草、白天顶着烈日耘地,是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那时在学校里,也时常参加校院劳动,种菜、锄地、收打麦子等。再就是学校组织到乡村“支农”,帮助抢种抢收,到二十里堡水稻实验田学习种稻插秧等。

母校是个开放的学校,四周没有围墙,教室三面是庄稼地。

勤工建校,修建学校围墙,也靠我们二级和三级师生们的双手。

没有垒墙的材料,学校就发动学生捡拾砖头凑。没有垒墙的坯,老师、学生们自己做。

说起托坯可不是个简单活,这是当年农村三大累活之一。俗话说:“农村累活有三种,打墙托坯拔麦子。”但是,师生们不畏难,不怕脏,不怕累,说干就干,推土,阴土,活泥。说起活泥,就想起当年刘全图、张岷禄、周永良等同学,挽起裤腿,抡起三齿,将麦秸和泥混合在一起,干劲十足。泥和好了,男生女生们铲泥的铲泥,抬泥兜的抬泥兜,托坯的托坯。土坯是用模具做出来的,和砖厂的砖坯一样。脱坯的模具叫“坯模子”。一块块土坯在师生们的脚下布满了整个操场。想起当年同学们那热火朝天、生龙活虎的场面,仿佛还在眼前,历历在目。

经师生们的共同努力,垒墙的砖和坯准备好了,第二年春就开始垒墙。别看都是毛头小子,可垒起墙来都身手不凡,和泥的、搬砖的、掌瓦刀的,干起来都像模像样。有时墙垒斜了,就拆掉再垒。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,筑垒了上千米的围墙,修建了学校大门。门两边墙壁刻着张崇林老师书写的毛主席题词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。简陋而宽大的校门耸立于校园和操场之间,成了学校与远方的分界线。从此,翟王五中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校园。

再就是读宝书,学政治是当时的一项重要课业。记得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。对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这三篇著作,我们不仅要熟读,而且都能背诵。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、不畏困难的愚公移山精神、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,都在我们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说到这里,耳旁仿佛又响起《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》等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。

在校其间,我还参加了两届全县中学生秋季运动会。1971年那届在县一中举行。1972年那届在温店二中举办。运动会由李文收、赵洪州老师带队。学校组织了田径队、蓝球队等参加比赛。篮球队有刘德平、韩祖昌、韩尊生、张文华、周永良、王洪军、闫新华、付连普等,田径队有韩尊生、韩祖昌、付连才、李德生……还有范永青老师等,参加短跑、长跑、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撑杆跳高等项目。我和三级付连才参加了撑杆跳高比赛,包揽了本赛区撑杆跳高的第一和第二名,为学校争得了荣誉。比赛期间,我还临时上场参加了400米接力。第一棒是范永青、第二棒是韩祖昌、第三棒是我、第四棒是赵洪州。高兴的是我们跑得还不错,得了第二名。

两年寒窗,入学时108名同学,期间张志杰、商进美、李胜义、李焕义、李红英等同学迁转外地就学。在学业将届满时,又有23名同学应征入伍,投笔从军。在他们离校前,师生们提前照了毕业照。我们坚守的同学在学业完成后,于1972年底毕业,过完元旦便收拾起行囊,告别五中,义无反顾奔向广阔的农村和社会,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。

蓦然回首,往事如驰影。有道是:悠悠岁月,半个世纪已去。青春飘逝在时光里,而留存记忆的值得怀念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